游藝塾續文規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一

趙田逸農袁黄坤儀甫輯

門人劉消熟無競甫閲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袁絡表仲韶甫

姪孫袁祚懋載之甫　校

承題

不知命全會元承云夫命為寔理而禮與言皆命所淆也一不知何以為君子就寔理便與真知有情而

語意渾厚有鐵中錚〻之趣胡承詔云夫君子不言
命而能不衡命惟其知耳要以立身知人則禮與言
亦何可昧哉有議論可取王家植云蓋心有真知而
學有全請聖人重知命而不廢禮與言寄思君子之
意深矣此承有首二句便有理致不然只是知字破
題耳金汝諧云蓋命非見于天見于吾心之不惑也
而立與知人亦以證吾之心体而已語〻入微定非
凡品滿朝薦云蓋命非易知必徹之乎禮與言而命
乃至矣君子可缺一耶與破關合有情徐一榛云夫

命以定心而禮與言亦藉以定命說之不可不知也創定心定命之語便有眼目王命璿云夫禮與言皆命之實体知命者必兼知乎此故全也不然奚得為君子哉開合得宜聯絡有法郭士望云夫命固人之品所由以定者而禮為幹言為符未有知命君子而不究及于此者矣筆力矯矯軒舉不羣

往時承題並無一股做者多有開合照應如羅紋承則先用一句合住次羅紋題意而收拾之開合承亦用一句說次則分疏而結之推原承亦先用一句渾

融罩住次則推其由而撥揮之故會元墨卷專看承題起句便迥然與衆不同如甲戌學如不及孫月峰承題起句云夫學之功至難窮也惟曰難窮始包得如不及猶恐失二意完其餘如曰學始諸立心也便寬了包不住二意矣戊辰由誨女知之乎節田鍾台起句云夫人心自有真知也曰真知始與是知意切第二名云天下無心外之知也便覺鬆而不切矣辛未生財有大道一節鄧定宇起句云夫財生于勤而匱于侈也包盡題意二名黃葵陽起云夫天下未嘗

無財也便不切寔矣近來作者多獻舊格縱橫馳騁不循規矩善作者雖格調新奇㸃有起伏㸃有照應如項籍以二十八騎分三隊開合奇正鏊然不亂乃佳今年首篇承題都是一直說下惟余懋孳承云夫真知無所不照也故知命知禮知言三者缺一不可矣此是羅紋舊格王家彥承云夫人惟出于天人間耳則命與禮與言夫孰非知之當貫者而可忽乎此二承略有古法存

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會元楊守勤承夫性体本高

明而中庸其實際也極而道之斯真脩矣以中庸為實際便有識見二名魯史云蓋心体高明而循之原自中庸也故其所以為道者乃其所以為極者與後二句有議論三名梅之煥云蓋高明性之体乎而豈離中庸以為高明哉故必合極于道始全焉不離中庸以為高明是正大意思四名潘瀾云夫中庸之理原不出高明之中極而道之非脩凝君子不及此中庸不出高明是真實語五名胡承詔破承云中庸論君子有所以脩高明之德者焉夫德性本高明而不

極則非脩不道中庸則亦不脩是以君子交致其功
與破重修字故承亦專發脩字語意皆奇六名周鉉
云夫性本高明而非中庸則無寔事故君子合而脩
之以中庸為寔事其意極高七名王家植云夫中庸
之外無高明也唯以所道者特其所極庶精一之學
哉先合說一句次分說二句末又合說是開合承八
名劉嗣傳云夫心体本高明而中庸寓矣極之道之
君子其有完脩哉中庸寓于高明其論甚正九名張
京元夫真高明必中庸也極而道之斯以為君子哉

真高明奇十名樊良樞破承云君子修德有所以成其高明者焉盖性体高明而未始不中庸也極之道之而脩德之學問固如此此重修德說原是上文正意洪啟聰云夫高明為近道而非以道範之則非中矣此君子極而道之也奇而正魏濬云夫性体本自中庸故高明稱焉極之道之非兩功此言之有理者吳友賢云盖性体原自高明而高明原不離中庸也極之道之君子豈分用其功哉功不分用此是至論求宗道云盖性体高明所為未發之中也既極之矣安

所不道哉以未發之中立論便是出人滿朝薦破承云論修德之功有所以實其虛者焉蓋極高明則虛矣非中庸之道不幾于虛而無實哉以虛實立論最新涂一榛云夫心体高明乃以中庸為高明也極而道焉德修矣以中庸為高明是知合一之說者董遲云蓋性体自高明而亦即寓之于中庸者也故夫極之者亦即所以道之者與二名言道即是極此言極即是道各自爭奇王家彥破承云君子極性之量亦即性之近者而已夫性量雖無極而合中庸則無高

明也是以君子必依之與重中庸上亦是一說沈朝燁破承云君子之養性惟不失其靈而已盖性体本靈而含中庸求高明則靈反損也此極與道相須與此破此承皆度越常調落落有魁元氣施充化破承云完所性者惟無累乎其初也盖性体自高明而極之者求以歸其初而止則中庸故是道也脫去蹊徑獨重初字亦自有見絶際明破承云君子極性之量亦率其常而已夫離中庸別無高明也君子極而道之謂非率其常不可矣重中庸立說常字亦新楊寉

破承云君子究性体之真而無所益其初焉　夫外中庸以為高明、、悉妄也如君子之無所偏蔽與無益其初立論甚卓承亦重中庸與破相合鄭棟破承云君子于心体真能極之者也蓋高明之内中庸者寓不道之而所極悉虛矣故知君子之善修德也破只做極高明而承却歸重道中庸兩相互發題意始完余懋孳破承云君子之修德極心体而止矣蓋心体本高明而寔有不逾于中庸者故能道者即能極者也與前同法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二句會元楊守勤破承云以吾心證人心在必及之而已夫老〻幼〻吾心原自是用着何不以及人哉原自足用最為有理二名魯史破承云論治有所以及人者皆始于已而已夫惟老〻幼〻也而後不獨老其老幼其幼則治固有所自始也乎破重始字承因而敷之三名梅之煥云夫吾欲老〻幼〻而謂人可已乎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新而勁四名謝淵破承云圖王業者為之于其所可及焉夫〻人之老幼不異吾之老幼以吾及人是

在為之耳破與承皆發為字五名胡承詔破承云有所以及人者而恩不以已隘矣夫老〻幼〻之心一也誠以己及人而恩豈隘于小施哉恩不以己隘原是及破得此承而意益明矣六名周鉉云夫老〻幼〻真心也心不自私人〻偏已所及當有涯乎只真心二字便得肯綮七名王家植云夫吾不能離人而別為寄也論所及于老幼而可自格其惠哉不能離人是的確之語八名劉嗣傳云甚矣恩之可近取也有其推之而何靳于及耶此是推原承九名張京元

破承云即老幼之所及而爲之者易矣盖吾之老幼即人老幼也以此相及而胡不可能者王可以爲矣破重爲字是後經以終義承曰吾之老幼即人之老幼得一体之旨十名樊良樞云夫老幼一体也老〻幼〻以及之而王者保民不當如是乎明說一体字便有頭腦金汝諧云夫老幼之同情猶夫吾也吾欲老幼而謂人能已乎故王恩非遍及乎人不可起得有理收得有力來宗道云盖人之老幼非更有術以調之即其施于吾者是已此及之机至妙也識得好

徐一榛云夫老〻幼〻同情也以吾及人于以公主
德也何難同情二字是眼目王家彥云蓋吾國無涯
之原也誠以吾及人而何老幼之有間焉以吾為無
涯之原此意殊可玩索鮑際明云蓋老幼有親疎而
老〻幼〻無親疎以吾及之何壅澤之與有老幼人
也則有親疎老〻幼〻心也則無親疎程國祥云蓋
老〻幼〻同情乎同情之謂王則曰所及而及之也
亦宜以同情立論亦是高鳴雁云夫王道無過施之
恩也故老〻幼〻而隨以及人王道不過是耳恩不

過施乃用意處
順天詩云邦畿千里止所止解元沈朝燁云夫民止
邦畿而人心之止類然也求止者獨無黃鳥之知乎
乎正可取二名周廷旦云夫尊得所止邦畿之與丘
隅皆是已聖人發知止之嘆意深哉慮而不寘得題
本旨三名袁中道云夫人心有止不宜昧也觀于民
有定止物能知止而察識之机亦可喻矣此是羅紋
承四名張時泰云夫至善在人人自有止也自止自
知寧無黃鳥之感乎自止自知是切寔語五名違處

善云夫惟民止邦畿也豈謂黃鳥而亦知丘隅之止哉則止于所止者宜知之矣抑揚有決彭之龍云蓋有所止則必貴知矣止不徒在民知不遺于物詩與聖言有釋也以止字知字合說便與衆異毛九苞破云觀詩及聖言而得夫止與知止者焉夫物未有無所止亦未有不知所止者詩咏之而聖人取之有以也輕逸可觀盛日東云夫民未有茫無所止者而非知何以止哉于物之明足惕也不說邦畿丘隅但虛之熟掇遂成妙境王蘭芳破承云即詩觀止而有感

于知止焉盖民無不有止而能止僅微于物矣此夫子深有感與輕挖淺發自是作手李芳春云夫物各有止匪知亦胡能止此詩及聖言盖互相發明也互相發明是真實語趙昌期云夫人惟有止是以當知止也詩與聖言可思矣輕脫不費力

論語居則曰不吾知一節沉朝燁云盖人知則必有負其知者可徒嘆莫知乎是在審志矣有議論非徒作者表中道云盖未有養不素定而可以應人知者此何以之問聖人所以詢羣賢與從養上說得發問

之意彭之龍云夫人時信我而我無以自信如知何矣知爾之間豈欲其急人知哉不急人知是正當之語周供才云蓋志以有所以而後寔也不然縱致慨于不知而猶爲虛志云耳有起伏有照應承之佳者戚月東云蓋知不可必而無以應人知則負在我矣夫寧可以虛寄慨也負在我一句醒目鄭化麟云夫士爲知已者用豈其平居而乏當世之志哉故夫子爲羣賢探也鏗然可誦施天德云夫自知而後可以人知也世豈虞無知者哉而所以當發辨乎首句佳

王蘭芳破承云聖人欲觀羣賢之用就其求知探之也夫有意于知必有所以而後可不然豈虛願哉謂輕而語邈

孟子使天下仕者止之途沈朝燁云夫士農工商各有類也而居能遂之固知仁政之深于使矣安帖周延且云夫惟仁政能動人心也不然人皆有欲豈能盡歸於王哉此是正反承表中道云蓋所以使之者使其心也能合天下之欲則天下之心在我矣此收拾人心之大机與重心字是王蘭芳破承云天下歸

心于王國一仁所使也夫士農商旅人異欲矣而不能舍王以自遂則非仁胡以使哉道劲平正應天康誥曰克明德三節解元王納諫云盖德性体也而聖人則盡性者也故由文湯以遡之堯而其源遠矣收得有理張榜云夫明德之統文絡湯湯絡堯歷遡于三書亦可恍然悟矣明正張踊云夫明德遡文而湯而帝堯寔始之故徵三書而見知聖學之由来遠矣說聖學之遠與榜首同意周泰峙云夫德本明也而根于命極于峻三聖之能事蔑以加矣德字

命字峻字獨蔑書旨姚繼舜云夫明一也曰德曰命曰峻德亦得其心之体乎歸在心体上是方冲吾破承云稽德於書帝王所以維天心焉盖天以德為命原自峻也自文以遡湯堯而天心庶無隕墜矣重天心立說亦新矣世熙云盖明德在人心矣三書所稱怳乎如見帝王心休哉亦重心字矣亚宗一夫學以能明為大也文湯與堯可考鏡矣說在乎三書也是開合承

論語仕而優則學二句解元王納諫云盖仕學分途

也而當其暇則相及有机矣奚患相妨之有平順醒
藉不愧元破張榜云甚矣心之不可岐而用也仕則
仕重矣學則學重矣可未優而他及乎心不岐用有
理張爲云蓋務當其重則兼及者必于其優矣此仕
學並濟之道也謙論可取金李南云蓋仕與學各有
所宜專也未優而交及之即仕學皆非矣各有宜專
與仕學皆非皆醒人目莊世雅破承云賢者不欲偏
言仕學而兩衡其重焉夫當仕則仕重當學則學重
豈得猥云合一而卒致兩妨也格奇而語秀沈正宗

破承云賢者期仕學以寔而所立之準焉蓋仕學各有所急也以全力赴之此而以餘力及之彼斯均致其寔乎以寔字立論亦有見余懋華云夫仕不忌學而學然後仕則仕豈為學病哉語有斟酌

孟子知者無不知也二句解元王納諫云夫事有當務此于無不知之中獨握其要者也非智者疇能急之無不知之中獨握其要甚頗盡題旨二名張榜云夫兼知而兼急之即智亦病矣當務是急正其所以無不知者乎此是正反承三名張鼐云夫智不盡于

當務而急于其務則精也斯其無不知之智乎貴精不貴博是用智之道莊廷臣云夫知緩急之謂智也急而緩視之可乎故君子貴知務焉余懋孳云大知自有真也則當務之外安足淺吾知哉簡勁李之達云夫智者以知而明亦以知而蕩苟非急所當務也即用知奚貴哉黄揮醞藉

浙江論語樊遲問仁全解元陳鵠言云蓋智之知正與仁之愛合也觀舜湯而益可通舉錯之說已溫雅要帖張光撥云夫愛人者必使無枉也舉錯行而天

下不仁遠矣信智之無妨于仁也聯絡有情遂爲絶
唱吳振纓云盖舉錯明而枉者化智何妨于仁乎不
然虞殷何以選舉仁天下也格新詞妥陳乾陽云夫
仁原不離智也舉措之指正舜湯愛天下之微權矣
遷猶未達也耶仁不離知説理甚的祝以倣云夫愛
人至化枉而極也乃舉措之知寔運之舜湯不足証
耶先說愛後說知一直說下詞点径捷沈守正云盖
仁知異用而同源也以知成愛古帝王莫不皆然而
又何疑焉姚士慎云夫仁原非二理也以舉措得化

枉虞商已事可驗矣而胡遅之終泥耶仁智非二理
是見道語陳蒙吉云夫仁智各有其用而歸于仁天
下則愛且以知成故兩聖人之舉直尺術也仁智在
用上說有理郤喻義云蓋仁智之不兩妨惟其舉錯
當也古之有天下者皆然而遅何疑焉圓健陸夢龍
云蓋即舉措以言仁舜與湯其徵矣彼直以為言知
者亦何與徑直不緐

中庸尊賢為大吴振纓破承云義有成其大者必仁
所資也夫尊賢而親〻之意始明矣舍此而求義豈

要務哉是正破反承過庭訓云蓋賢則仁之輔矣故義無大于尊賢重其輔也以輔字立說便不庸況莘禎云夫賢之當尊義也而係于君身者大故義亦無有大焉者歸在君身上裝大字有情任邦俊云蓋仁非賢不成也以此思義而尊賢碩不重哉不露大字來宗道云蓋君之親親惟賢是倚則賢之宜尊也詭與較焉撇脫

孟子至誠而不動者一節　吳振纓云蓋誠為感物之原也誠至而動亦順其機耳而可強乎哉渾淪可誦

周敬先蓋誠至則我與物兩相合矣其必能動也蓋不誠所可幾哉以物我兩合發動字有理張時化云蓋人心惟此一理也誠則必動物矣而豈所望于非誠者哉首句好

江西論語子曰可也二節解元龔而安云蓋處貧富者不容以僅可止也詩人豈直為切磋琢磨咏哉末句有涵蓄陳良訓云夫由守而化學果何時已乎而賜以衛風相証則能通其意于貧富之外矣末句收得有味黃訥云夫心學無窮即貧富而可通者守不

若化與詩言合矣宜賢者引以証也此題之承若兩下開說先講上節次講下節便為非法今先說心學無窮便影得下節來劉伯洋云夫守不如化寧獨貧富然哉自非達者未能識此意矣語不粘帶超然出塵吴貴德云夫怡悳境而後知着境之非至也證在詩悟賜也格新語逸蕩洪先云盖道貴忘情學無止法役切磋琢磨之咏不與聖言相發明哉錯綜相發非依樣画胡盧者劉前度云夫斯無盡藏故得可與未若之說着而可司衛風之契巳從斯字說起甚奇

鄧京云夫一貧富耳而不囿于無諂驕也學固有進乎哉甚矣詩之言似夫子也亦超脫紀孟禮云夫道之難窮即一貧富可類觀者宜賜之有悟而託之詩也亦先從詩意說起章正岳云蓋樂而好禮則自得其心不必制境矣意切磋琢磨之如斯乎語亦超警

中庸中立而不倚解元龔而安云夫中稍有倚即其立者亦非也性体謂何而寧有倚乎併立亦非自是醒目陳良訓云夫立則易倚而中立尤難之矣非君子孰貞其守哉立是一意中又是一意不倚又是

一意此承櫽括得盡黃瀛云蓋中立者易倚〻〻而循不倚也乃見特操夫作此承忌犯強哉句只說特操與破相發不爲犯下諶文禎云夫惟不倚乃見其能立也是以依中庸者必曰君子此承最忌一句說盡今云惟不倚乃能立是反說

孟子是君臣父子一句解元龔而安云夫以仁義相接是衆著于仁義也而倡之者誰耶慨然有思李邦華云夫利與仁義不兩存也舉一國而去彼懷此真盛世之象哉開門見山姜曰唯云夫仁義之於人也

排何所不洽乎其化至于相接不違而後知所言之非迂也神采亦足

福建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駱志賓夫舉與教合而善否僉受益矣激世微權執神于此凡承貴有議論貴有斷制若依題直說便無味矣解元之承本正大但不如二名之筆力耳陳鳴喻云夫民各有心而善舉之不能教之有不自振著乎此承亦依題直叙但得民各有心一句便有意味余士芳云夫劝善者民性之真也舉與教行則机動矣寧待使乎說性善

及不待使便與題切蔡邦藩云蓋善否殊品也而不以舉慶教則皆曲為善地耳有不勸乎言不以舉慶教便有輕重程應龍云蓋民欲善故恥不能也舉與教合是以回之之道勸之者首二句有抑揚末句有議論黃天爵云夫民未必皆善而欲善者其良也舉之教之民其有不勸耶首二句說理凡承最忌落寞枯淡須稍理為佳徐景濂云蓋欲善者民之真心舉而且教則真心自動無待使矣黃鳴喬云夫善民之真心也善有舉而不能有教固激勸天下之大机乎

二承皆有起有結不失古法鄒藩云夫舉典教合民
之天机于是乎動矣勸寧待使哉亦蒼健可誦林光
廷破承云勸民之道有妙于使者矣蓋民之用勸不
可使也故知舍舉善教不能無術也亦是正破反承
潘應龍云夫民勸不可以督責使也舉典教并而使
之〻道始神先反後正史延昇云夫勸者民也曰舉
曰教則責之上矣甚哉民之有待而興也責成于上
是本意陳拱璧云夫有所舉無所棄上之作人亦多
術矣有不勸者誰也亦可誦陳儀破承云聖人所示

勸民之道盡所以作民者而已夫民自有真心不作則不勸也然則欲民善者非舉與教無由矣正破反承揚光賓云蓋真心未動民弗勸也舉與教合風勵之道無如此矣說真心是用意處張士新云夫善在民不能亦淫民善勸者曰之則舉教闕一不可以曰字去論亦奇鄒孟鄰云夫善舉之朝必無媮民唯舉與教無得而民之勸于善也奚待使哉首二句是好議論戴亮机云夫民之欲善本其天性惟善者舉而不能者教之所以勸也首二句亦好林一奇云蓋善

善否同沸民心所由懈也舉與教並行勸之效也曰可俟也調逸

中庸郊社之禮四句解元林欲楫云夫上帝人之本祖先身之本隆禮以報之洋洋乎鉅典也哉典則可誦以本字立論亦新余士芳云夫郊社宗庙禮耳必有所以禮非聖孝何能達其精哉發所以字徐景濂云夫事帝祀先意至精也蓋所以立乎礼之本不徒郊庙為兢兢矣亦挑所以字余一榛云夫享帝享親隆礼也而事祀之精意則有即礼而寓者矣簡勁歐

從雲云夫以周之恢王造也帝與親寔式靈之故自郊社宗庙之礼行而武周達孝見巳首三句皆懸空寫意陳正學云夫國之大事在祀而郊庙其尤重者宜哉周肅舉以廣孝也首二句亦是議論林光庭云甚矣礼不虛行也故二礼之制不足見武周而所以事上帝祀先者足以見武周也甚有意見李彬云夫享帝享先非其祭之謂也明乎所以者可與論郊社宗庙之禮矣亦數所以字而語有抑揚鄭孟都云夫人君為百神之主則上帝先祖寧可之祀故自郊庙

之禮行而武周之制作善矣亦有發揮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解元林欲楫云夫不忍之心真心也知其皆有而可自失其初哉此承最難過好只有一个意思開口便完無可騁詞無可發意如林之作潔淨純雅亦足稱工矣二名駱志賓云夫心莫真于不忍也知其皆有而完其初者宜亟矣凡承最貴發意曰莫真曰宜亟皆有意思三名陳鳴瑜云夫不忍人良心也有人即有此心誰謂有忍人哉歸重人字是題本旨四名余士芳云夫不忍人之心真

心也人皆有之則人當自得之結了不歷五名蔡邦藩云夫人心即忍乎未有忍于人者人誠以人思之而皆得所爲心已点重人字而句法更活文三後破承云屬人于人而決真心之同焉夫既爲之人矣而猶有所忍于人則不可謂皆有之心也正破反承塗一樣云蓋不忍人之心生机也証之人所皆有而可不全之耶以生机立論原與破相發秦鍾震破承云大賢欲人識真心而直揭其同焉蓋人與人同類也而謂不忍人之心不盡人具哉偏師直入疾如飛電

虛齋蔥云盖心之真可自識者也試還初而觀之豈不忍人之心有異哉前三句皆虛論末句始入題黃鳴喬破承云合所皆有者以論人而得真心矣盖人皆有真心則不忍人之心所必有者是在反其心而觀之以反觀醒人亦頗真切韋際獬破承云直指不忍之同醒人以內照也盖人共是心矧不忍尤其至切者我孟氏盖直指之令人自醒也承起句亦有謙論楊瑩鍾云夫不忍人之心真心也人皆有之而何以不皆存耶末句有感慨倪斐王云夫忍人之心非

良也而初心則皆良矣人可不自完哉先反後正陳拱辟云夫人同則心同故知不忍之心天下之公心也簡而有理鄒孟都云夫人孰無心而孰為忍人之心則具是心者可不識其良哉反意發揮格新語勁戴亮机云夫人而忍人則真心泯矣既已同焉皆生而謂人是忍乎哉凡承依題正說不如反意發明此等處皆可式也

湖廣論語文質彬彬解元鄒士望云夫文質自有中道也時出之之為彬彬而又何偏勝之與有承貫反意

發明如此等題又不可反做一著反語便犯上文勝質二句矣此承先說自有中道便切彬彬二名吳弘功云夫文質有極以文輔而以質主迺得其極而精用者乎主輔二字得解王竒云夫道以自然為至也匪質有其文曷以稱彬彬哉以自然立論得題之解胡澄云蓋非質非文而于中有適則彬彬之雅哉野史無當矣飄然出色如風鈴雨鼓賀逢聖云蓋彬彬固文質之初也維其文而定以趣非約之于此不可矣只說維其文而不說質是知時弊者張斗樞云夫

文勝滅質則質固文之幹也惟彬彬質有其文而後無為質病哉抑揚有法深得重質之旨魏國賓云夫雅道不可使漓也是惟彬彬質有其文而可以去勝心矣曰雅道不漓便有重質意

中庸今夫天二節解元郭士望云蓋不已之命是為物命者也命不已而聖心果有已哉純德胡以稱焉翮翮有致不乏風骨二名吳弘功云蓋天惟不已其化無窮聖人之純也正其所以合乎此題若只承下節不承上節意偏枯曰不已是下節曰無窮是上節

末二句合收之三名羅調陽云蓋天惟不已故生物之盛由之而謂聖心之純非不已乎固知聖同天也結構得法有声有色四名陳聖典云夫以於穆而涵不已之命天之生物顧可測乎哉妙于純矣不露聖人但說妙于純便見天人合一五名王青正夫命匪不已則物生焭乎穷矣而聖德既至于純與天寧有間哉先反後正李化龍云蓋生物至神而運惟不已孰謂至誠之純德有已耶依題直叙本非上乘惟此承轉皆先說下節此獨先說生物而後說不已是以

依題者而異乎衆人也曹元龍云夫不已之命為生物根而文德之純又非其與天合体者耶圓轉不滯

孟子大匠誨人一節解元鄗士望云夫規矩誠懸於匠不易而學焉者可知彼壞吾道規矩者柰之何感慨有餘味二名吳弘功云蓋由法而得所以法則規矩為之基觀大匠誨人可以法々矣用意天成三名不見四名陳聖與云夫以匠之大也能運規矩而不能外規矩故誨與學共之也法可廢哉即一承而雅逸之氣已露筆端五名王奇云夫法在規矩則規矩

直不然者而何以相授受哉不說正意而意㸃自足

張斗樞云夫匠其小者也而授受必以規矩刻意道乎即小形大翩翩不群曹元龍云夫規矩設而大匠之範人與範于人者必是物也法其可廢乎桌有太意非漫作者賀逢聖云夫匠之規矩其小者也誨與學猶必不廢而聖修宜何如哉曰匠小不若曰匠之規矩小蓋本文明曰大匠而行文反曰匠小便弗類矣此毫釐之辨也

河南論語上好禮六句解元侯應琛云夫敬服用情

固上所願得于民者而好寔先之乃知居上自有体也循雅得法趙彥優云盖起化有原礼義信寔操之則君子之所好庸可忽乎直捷可觀邉之靖云夫上下之相諭以心而礼義信之隨好以攝民也斯經世之宏摹與玉會篇云盖天下惟大道足以得民也礼義信誠好之而應有不爽者則好尚貴端哉此二承皆有起有結照應有情方應明云盖礼義信民之雖也上有好下必甚其弗降心以相從也敢乎哉獨裝敢字門克新云盖天下之好尚一人之好尚是已執

大道以為天下樞是在操主術者前二句有意思後二句有筆力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解元侯應琛云夫道不虛行而行于所待之人人可以自虛其責哉凡一句題最难作承既無兩意可相形又無佳思可馳騁此承起上得法足稱佳調趙彥復云夫道以行而始大也非人其孰能行之此所以有待于能行者乎道以行而始大是卓然之語喬進播云夫道何嘗于世然而未始無所待也彿為人者宜自奮矣道未嘗不行于世是

正當之論王會篇云蓋道惟至大而人其行道之藉
也故有行道之責者當無處所待矣運筆有神風韻
可掬方應明云甚矣道與人合之成体待之成用者
也不然天下有自行之道哉由体及用數衍可觀
孟子君子平其欲解元侯應琛云夫欲自有体特其
平則体立而惠于何有字字不虛喬進瑤云甚矣欲
本于心也心一則欲不期平而自平矣此欲体也帰
在心一上有理方應明云蓋君子之心無欲也以心
運欲欲之所以底于平與点重心字門克新云夫小

意之不足語于政局于私也有君子之父而政自平矣以私形公意亦不窘孟綰虞云夫敷治曰政而平則調於適矣識治体哉君子乎此訓字承貫繼春云夫政不平非政也故君子務所以平之者簡而文

山東論語仁以為己任解元王文教云夫仁為心体還以己完則為士者安得弗任哉恬雅不浮王佐才

云蓋仁即己也以此為任而士之真己完矣仁即為己說理甚精史高瀜云蓋仁原骨乎己惟以己任仁而心体完矣曰仁骨乎己曰心体完皆切當之詞譚

性教云夫仁己之真也以己任仁君子所以不虧己也名言切理王屑霖云王所須云夫仁於心為真体己有而已任之貴固有專屬哉開口便得題髓高知彰云蓋仁必任而後不虛士而能以己任任也則心体可自臨哉任而後不虛是獨到之語黃明泰云夫仁者己之真精神也以是為任士人所以完真己耳深入理窟不泛不浮、

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也王文教云蓋不願勿施忠恕之道也即聖人以求人自歉而尚復有逆施乎有逆施

句然後上下相貫王命新云夫心之所願宜施之人宜能之已者也不然則於君子之道終有違矣聯絡有情王佐才云蓋不願勿施則所求皆所能矣而聖人何猶然歉也則不遠人為道之心耳所求皆所能說得有理史高僑云夫酌人已以為施則求人者宜先自能矣故聖人以求能歉于道也不歉于身而歉于道深中肯綮譚性教云夫不可施者不可願者也可願者孰如子臣弟友之道乎此聖人所為兢兢也合說有情張養晦云夫責人不能自責可謂施其不

顛乎此夫子之恕也兩意相涵是稱獨詣王所須云夫人以巳為符也子臣弟友之未盡而逆施之可乎起句滑昔邢其任云夫惟道可以平人情勿施于人而反責于巳斯而平而帰于道矣是羅紋格

孟子如智者亦王大矣解元王文教云夫智不可以有心與也然事如禹其智不足称哉起句有理王佐才云蓋人性中自有智也以自之道行焉而智不亦大耶點出性字是章旨譚性教云蓋事之擾也正以其智多也善處事者不自小其智而智大矣寫意明

爽邪其任云蓋智原從無心中生覺故無之以為用而其智亦弘遠矣說理入微斷非凡品

山西論語詩三百一節解元趙守宷云夫心以思為用思無邪而心學先矣詩寧有遺意哉大雅不羣張鳳翼云夫詩之教主于淑人心無邪則心正矣謂不足以概全經之義哉亦有情思陰應坤云夫詩為人心設也故觀無邪一言而全詩可蔽矣簡要不繁

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解元趙守宷云蓋行之途有萬而位惟一君子心止乎位操術益其約哉心止乎

位似犯不韙的而馳騁不羈超然可誦張鳳翼云蓋
位在則道在素而行之徼君子其誰與歸重在道上
有理
孟子猶可以為善國三句趙守宗云夫君必自奮而
後可以圖國則瞑眩之說也善國何容易乎声調俊
朗張鳳翼云夫國期于善々始于為不然凡何而不
與書之言疾者類哉格超而語逸王春楨云蓋善亦
存為之而已矣勢何論焉此大賢所以藥世子也
廣東論語不患貧而患不安解元李如楷破承云聖

以維分之思而獨以不安為患焉夫不安則越分患有甚于貧者矣宜聖人特慮之也重分上説得題肯程可登云盖不安則危之徵也詎止于貧哉以欵着患者在此不在彼理透而詞古李待問云夫國家非無財之患而已分之難聖人不以彼易此也誠計其安也格調新雅

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李待問破承云天地之大也而物各已其性焉夫物而害之育之机息矣吾目見而得物之妙焉以害字育字相形的當可取

孟子我亦欲正人心雲騰起云夫人心世道之主也惟有以正之而人心庶其有　乎人心世道本自相關叢得雅健四川而下文字不多不具論

行藝塾續文規卷之十二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二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輯

門人劉有執無競甫閱

男袁天啟若思甫訂

嗣男袁絲表仲龍甫

姪孫袁祚熙載之甫 校

小講

不知命 全 楊守勤云君子以定性為真修則操持欲固淵鑑欲精而揔之握樞于天命司契于真知括盡

題旨源委分明曾史云吾人之所以自爲重者以品重亦以守與識重世未有真知不徹于胷中而有品格守識之可言者也不拘不肆朗然可觀周鉉云人生具靈瑩之識而還以靈瑩合天故不通極于天非知也而謂天道人事為歧途亦非知也只開口二句便卓然動人王家植云吾人紛馳于事境未若自有之靈明靈明啟而事境融人品學術稱純備焉此不借知于影響而獨徹其始終乃徵致知之重矣歸重自己靈明上最為卓識

起講是闗節處造語不工則窘容色用意不高則涉
庸境張京元云嘗謂心有靈机學先解悟夫孰不有
事于求知而影測者不窺其原本一察者不通于大
全無論闇汶而多迷即聰明巧智之士有不勝其蔽
如巳耳樊良樞云夫李成于德行而必起知于神明
即學者莫不以致知為大務矣然而微渺難尋形聲
易溺非天下之真知其孰能與于此二起皆以詞勝
者洪啟聰云且自真知㢢而世每遠託天命以為知
於是有謂禮為器數而言為糟粕者孰知命以虛為

宗寔為用其分注於禮與言者總歸于性命焉耳滌一榛云嘗謂學者必洞識本原而後視已與程人始有所操以為衡乃有詘天以從我詘我以從世詘鑑世之理以從人則學而未得于知也此起以意勝者來宗道云嘗謂學必始于知蓋人心有知仰窺元化而儕察日用安所不究此非一意想之虛也而謂寔修即在焉不重意想而重實修亦是用意處此類甚多不能細列但場中着卷此處不能動人便成庸闒故須吃緊用心耳

全章題目作起講最要包攝完全又不可粘皮帶骨

吳友賢云且天下之名理總不出乎人心故心無真知者則理不明心無全知者則理亦不貫甚矣迷奩之門其所係大也真知全知包涵題意不甚着迹所以為佳沈朝燁云吾人欲云迷入奩必從知始而遡其原可以嘿窺融其机可以遍照惟夫心涵元化至身世交涉而不疑而知始全焉嘿窺徧照亦虛含題意張泰階云天人爾我之際亦甚不可詎昧矣有所以默承乎玄宰者則當以任運為知有所以顯設乎

律度者則當以体驗為知而揔之有當于理焉耳嘿成題設亦括盡題旨祝以俗云且天人一貫之理乃儒者李問之統宗故冥契非玄而寔操非迹揔之以真知為真諳悉符其本原而止耳不但冥契寔操虛涵題意而非玄非迹用意最高江灝云且吾人一生之諳皆起于知〻有所精用而不可眩也知有所全用而不可遺也學為君子者于此畨之極焉精用全用亦包題意鄭棟云且自行境寔知境虛世始輕言知矣乃知何可輕也知有直遡其源者一知而品已

究知有有遠其緒兼知而學乃全一知兼知已盡章旨而以行境寔知境虛引起主論不庸陳臣忠云吾人學術總由知造知有冥契而不淪玄虛亦有顯証而不隨迹象正就吾身根原脈絡之會而以吴明異照者究其真諦也以冥契顯証羅全意而用吴明真諦收之亦有卓識

有只重題中大意叢攛而不甚拘、者初承牒起云吾人學有本原天人性命之際學者畢世求之而难竟者也故有曠然獨契于天者自不忍以有主之身

听浮游于人世世而以有定之識任変乱于群言者矣
浮游人世変亂群言雖暗含全意而縱横布置不循
舊轍鄭陛云且學者未言力行先言致知非以知而
遺行也欲洞天人微顯之奥而窮人巳身心之原其
功悉啟之于知也只重知字而天人微顯人巳身心
亦切本旨
有小講不能盡而順䇲二比總括大意者如毛一鷺
云且夫論品格者神識為虛修詣為實然未有神識
不開而修詣足副之者則真知貴焉葛知一耳有嘿

而懸者其洞燭在氣運之表有顯而寄者其識認在耳目之前揔之悟境一開惺炅隨透君子固以全收之也得此二比一篇大旨包孕無遺吳友賢云且天下之名理揔不出乎人心故心無真知者則理不明心無全知者則理亦不貫甚矣迷覺之門其所係大也何則知而淺言之特虛覺耳然試体驗于身心之際而帝則與人綱莫不由察識以疑承則虛見即為寔修知而約言之亦獨覺耳然試叅合于身世之交而提躬與品物莫不以精明為修詣則獨覺即為兼

体提得明徹已後文勢若建瓴而下住手不得矣
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楊守勳云且德性之体虛涵而寔証者也虛故不得累以緣染而寔故不得鑒以玄虛君子辨此矣不累緣染不鑒玄虛皆真寔語周鉉云且德何為者也結体于純希未動之先無内臧無外增者也傾覩聞以後之浸淫漸渝其体而性命以外之奇詭愈蝕其真均之道所不載焉不但詞乘爛然而意亦獨諧
題有兩意獨重一意闡明亦是常格此題衆重高明

而張京元獨重中庸便覔出塵其文云嘗謂聖道之
不行中庸之鮮能也而踰越中庸者往〻惟高明之
士蹈之彼固厭中庸爲不足道而馳意高明非真高
明矣君子則何以疑道哉鄭士望只重高明亦自可
觀其文云且道載于高明而亦毋爲高明之徒所累
此豈真高明哉馳情超朗而中寔有濡不能割之欲
一意求脫而外猶有偷不能就之情道所由離矣
小講有反起見意者金汝諧云且天下之至神惟心
至常亦惟心世以其常也而淪之于嗜欲此世情汩

沒之心而非天然空洞之心世又以其神也而又逃之于奇詭此後來情識之心非元初簡淡之心至神性心至常亦唯心已自奇偉後世二意更竟請空

起講實請虛亦貴寔諸吳友賢云且夫性之所以尊者以其出乎天地萬物之上而不越乎天命率性之常故竭愚不肖之知能而未及遵其易簡并竭賢智之意見而不能盡其神奇智愚賢不肖等原是中庸本旨而融鑄出色遂成佳調韓仲雍云且聖人之道即中庸之道也入于聲臭之先而至道冥焉出于知

能之常而至德顯焉知此者知尊與道之法矣藝與
知能語亦甚寬而獲得精雅自然不俗
楊鶴云且人心之不高明非造事之乎能累之也乃
宅心之不淨者累之也自學者妄認高明有所跳而
越焉以示之奇又有所歇而矣焉以示之不屑不獨
中庸失而高明亦非矣以心字為主亦是用意處余
楚蕚云且道之所以不疑者患在不見心体而妄意
非常故內不勝物累外不勝奇衰者正其識卑而欲
未淨也修凝君子何如哉以不見心体立論亦有識

見

起講下將大意提得醒則通篇有力如良工織錦頭緒既明則不煩紐合而絲絲入扣又如大將出師號令既肅自然三軍用命洪啟聰云且道之不疑于人也一失于宅心再失于徑行矣其原染于習氣之外垢溷而不能出也游于天心之太初閑而不能入也而所爲修德者闢乎君子謂德性真体原自一物不容而學問措施亦且尋常不釋故滌除澡雪本諳制行之大源而炫異矜奇豈偽性炅之作用脉絡甚明

語氣典雅鄭茂華云且主天之道曰高與明乃其精明則易簡盡之矣夫人心同符天体而後浸失也則所為淺既剥而完于既彫者亦即以天体還人心耳蓋心体不涉一物涉一私欲點染則私欲為之累而心体又不着一物着一毖曠意見又意見為之累主論既高朗然成響王家彥云且今天下之所以無圣德也皆毖于認性之差而誤用其所謂學其有墮于情者既從緣染中日損有以爽昭曠而即之乎畀汙其有墮于理者又從寥廓中日增欲以矯畀汙而遺

成夫放達于以期性命之合一難矣乃修凝之君子而豈其然鑽研入竅决非凡士吳爾成云且夫淺修之為心痾也久矣牿其心于物既使虛者不還之于虛遺其事于心復使虛者不歸之于寔修凝君子不其然嘗試但一性之初其巍焉朗焉者何物竟使趣絕無根之体日墮于群昏之府而不完其純焉常焉者又何物竟以曠蕩不檢之衷日鶩于隱恠之途而不返亦是反起詞調俱工

孟子老吾老二句楊守勤云且人主一身其包孕最

廣而訖及最神惟情有自分處有自隅斯有及有不
及耳蓋亦究其所以及之者乎此起即用作程雅馴
典則二名曾史云以君豈窮于兼濟之業而寔未嘗
無獨至之情知獨至者之即為兼濟而及天下之故
可知已吾何以易王治于折枝耶本房批云皆寔際
語三名梅之煥云且人主之情用之我不若用于人
之為大而用之人又不若用于我之為真故惟我有
情而情無我則私正所以成其公王亦知所以同人
乎立論有情居然出色四名潘灏云臣以王之不王

為不為也非億說也大凡天下事有所及有所不及者則以馳騖而不足以其所及〻其所不及則以兼濟而有餘故為天下者為之堂上而已專重及字闡發詞亦俊雅戴九玄云且孝慈者聖主之所以理天下者也而錫類之思易遺保赤之量未弘則其所為孝慈者亦偶觸而未真故旋露而旋阻再雅鍊可完鄭茂華云且人主毋患恩之不足用也但患無必用之恩遂令一膜之外胥成暌隔而待澤之衆若于屯膏其于以及人鮮矣臣謂王恩不至百姓至之者及

之也夫思亦何難于適及哉思方足用而人不能必
用理本如此沈士茂云臣謂王之易王非外吾而言
也人惟置人手吾之外而念始局則惟恭吾于人之
中而思始究亦及之而已矣會心之語政不在多丘
士毅云甚哉思無能用也此中醞釀之府即湛思澍
濡之原其真用于吾親其緒餘用于吾民如是而已
語真致遠郭一輪云人君為國之主可使萬里為堂
下亦可使堂下為萬里此非思之不足則以王之意
念有所及有所不及耳吾竊碩王之愛民亦若愛牛

可爲微言要語自足動人

有設問起者樊良樞云王之不王、不爲也蓋思夫及之用當于何始爲之恩當于何施夫恩可以及禽獸而尤不可以及人乎直語王以王道但以何始何施問之警者最切

小講下發意者祁承㸁云且人知吾心自足于吾身之中孰知天下人乃取足于吾心之中惟天下可入而取足于吾心故吾心可出而遍及于天下是以施者一而受者萬然受其所及于我則老幼之心一也

待者萬而及者一無及其所待于人則吾老吾幼之心亦一足而無不足者也波瀾縈廻無限光景吳爾成云凡世主不足于王天下之理者豈盡無仁恩哉者有所起無所及則乘其所不及之處為壅閼故論王者必問其所及而王頗護而不為也詩無以傳觀老幼之倫幽在遐方安所人資而人賚而迎取孝慈之念止在庭户可以緣已而暨人虛話圓融新穎脫俗魏濬云人主一心有生養涵育焉第人我之封未剖不免我人國人為二視耳盖見與不見之境既分

匪直民與物隔即我之老幼亦與民隔矣不知人遍分而為疏為戚其末分之情原一体合也裹一關而及已及人其不二之机又可一体周也朗然可誦

順天邦畿　止所止解元沈朝燁云且夫論明新之極功至善宜止矣是止止也按而求之則有定体潛而會之則有定奄緣所止以用知而止可得焉定体定奄橥括有情二名周建旦云人心非止將貿貿其何之矣顧所止之域即不離所知之際昧者失之灵者得焉就理甚真三名袁中道云且語止而必本于知者

良以理本天儲無假遠求矣而知屬天機無俟力索矣是不還之則昭于不昧之良者固甚易也此題只要說易不要說難理無假遠求知無待力索是題中本意西名張時泰云大人之學以至善為宗以知止而入吾以是知天之生人與之所止必併與之知以為止之丶竅在能自照焉耳朗丶數言悠然佳境五名達廣善云此心有止而意移之則不止此心有知而物蔽之則不知蓋心以止寧止以知照其机正相待也胡不味于詩之言止乎意移物蔽是反說范惟

達云且人心有不還之極命之曰止願止根極于心精實誠于真竟藉言止而不言知則所謂止者于何究竟所謂得止者于何從遣止非所止多矣重知字講而又歸本于心極得旨趣毛九苞云明德新民之止起於知天下有自離其止而不知者豈以止非所自有耶豈以止固不易知耶超脫圓滿盛日東云大人之李斬于止至善矣第善不在心性以外也逐而求之即有歸宿善亦不在神明以外也逐而照之即粹成又極精鍊徐夢星云且夫學者語之

以至善疇不云深微幽渺非可以津涯測淺近窺者庸知至理寓于目前遠之索之非所以為測也真知起于日用近而迷之非所以為悟也則胡不徹請之解焉題旨超然趙昌期云且至善之理咸具于人心之知而得其所止即為知徹其所知即為止盡矩度可尋轍迹易眩惟在人有深悟焉皆實際語孫可大云且大人之學在止至善矣顧止之理涵于心而露于竟故論善而不要于止非至善也論止而不先于知非真止也乎〻說去而題旨不遺

論語居則曰一節解元沈朝燁云君子不貴人知而惟求所以知未知則早而待既知則亟而酬抱負在功名之先宜斟酌定也語語精工琳琅滿目二名周廷旦云人之知我恒不如我之自知故欲達視其所為必居視其所以未有挾持無具而能抱空質以行于世者也雋永有味三名表中道云具為士者有所挾于已而未始不可用于世也即有所用于世而亦非辦於用之日也就題發揮語不繁而意自足四名張晫泰云世道之柄吾儒操之固不可以窮居為無

閑人世事而行義所達政在隱居中求者則吾與三三子今日是也會文切理情景俱真五名達廣著云士屈于不知已而伸於知已則知不知豈非吾道屈伸之較耶第知者八尸之所以知者我尸之則未知之先宜亟審其所以知者矣雅調朗然足稱作者詑維達云天下有豫養之嘉猷無卒致之事功則平居究解之學志經世者所不容暫置也詞旨朗秀盛日東云士君子當官展布非必倚辦于當官也頤知巳聽之當年酬知策之一巳罙知于既知之後則难猝

圖酙知于未知之日則可丞辨雅詞整步英采逼人
郭憲寵云上所以用士與士所以效用于世者其建
樹在主朝其預養在乎居故譚德考裹帷使名實相
應而已意亦透露施天德云人之有所以也人已共
操之者也人操之為已事之徵已搽之為先資之信
而人非能代之策也已寔豫焉耳重讃以字而詞肯
精覈
小講讃意者如周洪才云君子不克即用于世而因
以志自定其用夫非曰志之時與用之時二之而丁

徐圖而謁及之也居恒繕修即當自顧其力量之所堪原不以虛恢無用之志高譚蘊蓄服官效職亦秖自展其窮居之所養要不以迂疎無當之身坐失事机謬論高華抑揚有度王蘭芳云且世道之汙隆常觀士人之出處故人知非學者之所急也而亦非學者之所忽也丘也嘗志大道之行矣不能于爾無厚望焉天下事業誰非吾得為而必以人知為諱固也終身遺逢誰為吾能必而必待人知謬用晚矣究竟之談非虛矣筆端者

孟子使天下仕者四句解元沈朝燁云天下有異人即有異欲而欲足衡懸于王者我不拂其欲而悉以欲注而爲我用則机在善使烏意乎而語古二名周逵旦云凡天下之大勢必合天下之人心而後成願人各有心逆所欲而施必將懷所欲而去至於人携其欲而王之欲亦窮已此是反起三名表中道云且天下之大勢決于天下人之心故我以力經營天下而一不可詘夫衆也我以心招徠天下而一未始不可詘夫衆也信口成文自有雅度四名張時泰云嘗

謂人主有所自結于天下惟其心精與天下相徃来耳故人之意欲最不可使也而亦有可使者心精徃来是寔際語五名達廣善云欲非王天下者之所諱也患在不能聯其欲耳有如天下之欲皆中于王而後王之欲始克遂于天下天下不欲王而王欲天下竊恐獨欲難成也獨挑欲字泠然出塵范維達云且天下人主之所操也操天下者操之以人心而已故思暢一巳之大欲必先調天下之衆欲則行仁政以使之者柰何不亟講也趙得雄鍊盛日東云嘗謂王

者天下之所往也人情無常往唯有當其欲而已故人主思自就其大欲必先有以就人之欲而後可要言不繁鄭化麟云夫王天下者必先收拾人心矣然有聚而反以散[illegible]而反以携者則以人寔有欲而裁不能調用是携志解体無惑也此是反起亦甚新脫潘舜曆云大矣哉王者之治乎論翔洽于海內其澤甚弘而論犇端于淵衷其操甚約得其所操而無外之澤可立奏也馴雅有致王蘭芳云嘗謂王者得人心以得天下道在挈衆欲而聚之蓋仕農商旅不一

要之不以才進即以利來才之所在世主之所爭以也而不以仁必竭其情則權使非其欲矣利之所在世主之所厚取也而亦以仁必竭其力則屬使非其欲矣權使屬使挑揚使字亦竟奇偉

應天晉題廉詰曰克三節辭元王納諫云明、德之說豈獨學者事哉雖獨諸之聖其不能外雖相沿之道統不能達故以今稽古以近遡遠知其說之有自來也潔淨開朗張弼云且人心道學之脈原不息于萬古而聖人者提一心之所存以嘿相禪而聖學迭

大明于天下經文之言明明德也此大人經世之樞
而天子修身之極也學脉万古不息是究竟之談四
名詹應光云嘗謂古今道脉原自聖德以凝永有時
窺之玄嘿而理歸于宗有時澄之心源而神凝于極
載在典謨盖可考而鏡也語語精鍊逆庭臣云且帝
王之明德即庸衆之精神是也詎別有一德以自表
見而要之帝不興王不作則無以濬厥源而維道脉
此考德者必儀古昔也帝王之明德即庸衆之精神
非知道者不能為此語舒崇功云且古今論李勳以

聖人為極聖人豈外吾心別有學問哉王之所以王
帝之所以帝惟是即本体為功夫就渡初為究竟而
衆迷獨醒故是術耳語皆破的精寔不浮沈正宗云
世有汙隆德無今古聖人之德天下國家之德是也
天下無明之者而聖人興焉上古之德終古以後之
德是也後世無常明之者而聖人代興焉平正之謂
最利協屋方中吾云自唐迄周歴帝王升降之會也
顧世運雖遷天心不改故自古大聖或符其真或逋
其原或拓其量揔之維心精于不墜而無翳此天耳

世運雖遷天心不改何人能道此毛以焞云人心從太虛而來原非有晦而不明之時而不能不借學為濯磨何也明昧之介總分於此此心絕續之關則聖學所為競競也一起便徹自是作手陳應揚云且自俗儒謂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於是不以異能絕德讓往聖則以庸愚汙下自怠棄無惑古今人之不相及也見理極徹風致偉然許元翔云學者嘗先識其本体而時察其功夫不識吾德之本体而或輟念于冥冥與規功于狹小固學之所不載也亦自朗切

小講後重敷衍者如董尊聞云學而有爲大人學也者非易言也邈之千百世以前爲能範今傳後者始可以極德之所届而標學之所宗故德之明一耳寸翳有紫旋爲晦根而渺修所持非爲極詣此論德者神聖爲宗也以其所得之德更有至爲極其至而德有遐軌也此論聖者顯懿相參也以其至聖之德各有造爲窮其造而聖可互證已中四句造語至精王懋鋸云明明德之學大人所以經世宰物大本原也而亦必有大統緒以握其紀原乎始自於穆而來而

非聖不會究其終以昭融為極而惟學乃精本房批
一起意調超卓姚繼舜云人心迺有悟迷道心永無
明昧自古心、相印惟此明、一脉歷先後天而無
失墜故學是述也古之明、德者遡文而湯而堯盛
矣意必有天授神姿異人以為奇意必有玄修獨詣
無師以為智且性反既不同源則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不必一宗也古今亦不同量則帝得以帝王得以
王各有指歸也乃競、含一掬之光而續此幾微之
明乎句、入微自然醒目方大鉉云且夫子論大學

首以明德為宗豈創說哉亦以明明德之學非僅〻士族之學固從古明王聖帝所繇樾真修而衍心法也蓋至德靈瑩今古總屬一脉王不得無以王而帝不得無以帝澄源功夫先後總無二軌心〻以此相證而聖〻以此相傳莊嚴雅贍神氣自跳張礙素云且經稱大學而必曰古之明〻德者非臆說也千古无不湛之靈機群聖無不惺之本体學者不程古昔終媿聖修盡稽帝王升降之際耶夫人何所謂于天惟秉彝即為明德就丽德之隱〻現〻著一境不著又

萬境皆真天亦何所命于人惟降秉即為明命就此命之空空洞洞者一物不容又萬物皆備稍障之則無以還心矣矣且隨之昏散而現前若失矣稍忽之則無以觀心体体且隨之虧欠而分內莫完矣意亦條暢矣正宗云且大人之學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則希大人者謂宜求之天下而首言明德毋乃虛乎不知道統於本原之請粹學鼻于心境之昭融諸如古之有天下者皆不外此吾嘗稽考於陶唐商周間如文湯與堯非所稱古大人者哉其間為王為帝千古

之真傳盡開而其核濯之功至今而可稽者則自有
學問之本根其間王謨帝典千聖之脈絡常流而其
裕德之要迄今而可絕者則自有為學之竅會本房
批云是儁秀
此題三節意原相貫首節重克字凡明德有一毫未
融非克中節重顧字言此明德本出于天顧者顧此
天也回光涵照曰顧末節重峻字見此出于天者不
是一己之物乃天下國家之人所同得者固至大也
葉日新云嘗論大人之學心學也惺其所具于心者

則貴克覔其所綏於心者則貴頤拓其所藴于心者
則貴峻以故古昔君臣父子之間往往動色勸戒矣
口讃頌類有在焉提此三字明白便得題旨

論語子夏曰仕二句解元王納諫云且世儒于仕學
之理判而為二而於仕學之跡又似混而為一彼夫
仕者無功輒以學自匿學者無得輒以仕自營夫固
託言仕學一理也而不知正惟是理之一者其益本
相資而不必游意局外有亟于借資之想其功可相
及而但當專精局內為餘力漸及之謀即於講後衍

二比提明大意題旨躍然二名張揚云且世羞俗吏之名而治行罔功轍馳神于稽古士慕圭組之艷而潛修未粹已藉口于匡時出不成其出處不成其處而進退兩無所據則心不專于所仕而用志分也語意皆精三名張鶚云學者患莫大于偏狥而道莫善于互用夫互用者權其所重之務而獨挈焉無所分衡其所重之餘而兼牽焉有所濟則是道也吾以論仕李矣議論亦正四名詹應光亦於講下作二比云天下有浮慕道德者目涉世之為迂而侈譚功名者

薄真修于弗講而説皆訊唯仕與學今謂其緩急而合適于宜斯得之矣何也經綸蘊藉理可相成而一心難以歧用學問事功机本相待而一念難以並營精朗秀拔聲調自然五名周泰峙云夫人有專注之力而無兩涉之精故經濟未弘而湯以誦讀為真精藏修未粹而遽以設施為寔用遂于仕學而俱病矣是真正道理足以醫倒元白六名鄭茂華云今天下吏術儒術之敝也起于岐仕與學為兩而不知觭重非也又起于混仕與學為一而不知互重亦非也而

壬午河南為命章程文備極醜態講討論處則云懔〻乎若敵國之在前而不容不討也不容不論也講潤色處則云以其潤澤生民者為敷文之具以其正色立朝者為華國之章殆可謂沉痼于惡趣中者此病所宜痛懲

套

凡文相机而為体則無套格隨題而發意則無套語弘正以前不爽斯則迨嘉靖之末文体卑壞紛〻惡套出焉按升菴集所載破題謂之馬籠頭處〻可用

也又謂舞單鎗飛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〻〻謂之〻〻此之謂八〻〻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〻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當時之文可謂套之極矣賴隆慶之初肅然再清至于今日此風復熾拾史漢之陳言勦莊列之僻字一人狂吠于前千人承餘于後互相沿襲以為美談遂陣便擺不復揀擇每背學者至則累牘書而禁之而卒不能止也文字之套一至此又豈止如用

往世若然則文章固當官羅短之藉而功名亦鮮修馳騖之地乎此起凡三轉節節精神舒崇功云天下無濟世外之經術亦無藏修外之宦業仕與學曷二哉第理不相左而塗不共借業是者宜各先所急焉而彼以佔俾妨飭以開達怠修于仕學而無當也語徙而意明參合中云所貴于士者必使見用者常不乏于用而有用者不至終無所用乃稱完士焉偏而執其一必併而失其二吾竊病之矣只以一用字播弄而韻度可觀方大鉉云自古豪傑士雖不出出為

名世唯不處〻為真儒何也名世必不逢世才融于養而常淵然有性命之悟真儒必非俗儒識弘于器而常廓然有變化之能奇正相生開合有法余樾擧云嘗謂明體達用學者不可分之為兩故宜達非游術之遂而潛養非枯槁之藉惟隨處密修而何仕何學莫非實際矣隨處密修于題甚切毛以焯起下亦作二比云自經世之學不明而窮修廷獻遂分而為兩故不以稽古為縉紳末務即以誦讀為名利前茅而學之敝也久矣不知經史圖書匯曰糟粕可以借

前籌于當宁安可以握奇珍于巖廣蒐博覽匪爲
汗漫可以佐當官之建明亦可以豫穷居之抱負肇
端宏肆如良驥初行意在千里孫克振云且自功名
之士漫談經濟而遺世之儒又妄言潛養于是仕與
學分途矣不知明德新民本非分畸吾儒所以用世
者常在世外也道德功名原惟一物君子所以爲巳
者即其爲天下也偏重或以相妨而合一乃以兼資
在世外與爲天下等語皆造微之論
孟子知者無不知二句解元王納諫云且人生而具

能照之體事事待鑑然泛而出之不如精而入之也使我照窮天下不如使天下自不窮於吾照也善作起者數語便開更不攪搭如善乘馬者一躍便上更不淹疑張譜云且人主役我于天下則我爲天下窮也惟我不役而心靈常是以用天下則智臨之道吾于此識体要爲意見精微詹應光云嘗謂閣汝不是以當絶則智尚矣然有詳之而反以眩畧之而適以成者則大智小智之辨也抑知智之所急乎理明意與金季南云且天下有大知有小知大智者以不知

孫知而知愈完小智者以知窮知而知益偏以不知

蓀知等語直逼真境丁文煒起下亦作二比云人主

提衡宇內而道貴知臨何與夫貴其所以治天下者

耳顧天下事當否異局也緩急異勢也聰明可以規

天條地而必並挈之綱紀膚覽可以矚古洞今而必

無兼任之力量得此一提便有頭腦方士騏云且主

術在智臨矣顧名為膚覽而猶然有遺知是百明不

足撿一黷也智不其然事本棼錯而必詧詧無遺知

是百明祇以成一黷也智又不其然謬論亦徹命合

中亦起下作二比云人主而有意于興理也矚物況幾豈不以智哉然而有所不知或以汲智之益而無所不知反以受智之損則非天下之果是以窮吾智而吾智使自窮也何者智雖有餘而常以不足留之故不竭于用而明層開智易不足而竟以有餘洩之將有時不繼而蔽障起蒼然秀色方大鉉云且人主臚六合而鏡群品詎不貴智顧不善用智者好以其知窮天下而天下始得以其務窮所知則唯其慱不唯其當之過也意明調旨毛以悖云君子明臨天下

獨持有此心之知耳是知也擴之至約乃以談至博
出之至簡乃以綜至繁蓋心可不遺乎事而又不可
役於事則用知自有体也闡揚明朗張士德云論知
者聞其徹天下矣不聞其逐天下也聞以不用成其
用矣不聞無不用以為用也聲口朗然李之達云且
夫國家有事之時靡不藉用于智矣乃吾不患其知
少而患其知多非知之果是患也彼其計瑣屑闇大
觀而大智不智者固未數數然也語多神解
浙江論語樊遲問仁 全 解元陳萬言云嘗謂帝王不

能含仁知以為治而非分之為兩也蓋其用究于人
机神于使提其知以嘿佚不仁之化而仁知全収焉
平正與雅二名張尭掞云且論主德着不患不慈和
而患不明見何也天下化必兼成權無倒置鑒别含
容互運而明見固所以為慈和也語〻俱出爐錘不
溓不㳂三名吳振纓云仁一人易仁一世則竭于惠
矣以我行仁易使天下趋于仁則殫于化矣故必有
好尚而後省覌摩甄叙精而後陶冶大睿智之所以
為至仁也依題遣詞理趣流洽四名周敬先且暱王

所以陶鑄寓內者獨有此仁知耳顧兼容之與分別不得渾之為一而綜覈之與造就又不得分之為兩故未有知不足以鏡群品而仁足以宏大化者吾得之聖賢之相詔焉組織成文緯有秀色祝以俶云見古帝王御世大要不越仁知兩端顧知無陽神其用而仁常陰暢其施總之廣砺一世而曲為薰陶机圓無兩捲耳机圓調逸旨趣悠然王家相云嘗論天下惟明哲之養人最深而慈惠為淺蓋仁之與智分之則兩失合之則相成而指在夫子之示樊遲也獨重

智上有理沈宗圻云且人主之使天下也必情法参用焉自任法者多尚刻覈而任情者以姑息代之混天下之人品而因以壞天下之風俗此亦知仁之蘊也文意相叢神骨俱完陳蒙吉云治天下者曲成之膏澤不可令一念不下究而風厲之机權不可令一目不上操此仁智相成之妙理而帝王已試之芳摹也起語整練而章旨躍然任邦俊云且論道而至于仁智必無而妨之理也故慈主所以鈞陶一世即哲王所以神彰癉之用而弘涵日之化者已平平說起

色澤俱佳頗洪範云治天下者無陶冶甄別之權則必不能行覆載兼減之德故知仁而者悟者常見其合而昧者常見其分合則兼收分則兩病者也意有三層轉入轉深來宗道云人主不患德意之不流而第患風勵之無術蓋賢才進退之候乃世運升降之机未有不秉權衡而能弘覆冒者也說在夫子之論仁知矣亦重智字而神采秀發陸夢龍云且帝王仁覆天下惟令天下皆遠于不仁而已而非智則仁無以為施故妙嘿運之化者不用福澤而用机權而識

相成之机者不言并包而言藻鑑從仁說到智詞理俱工

中庸尊賢爲大吴振纓云夫義而曰宜非謂獨行于天下而不行于人主也唯人主握其最重者以爲衆宜之綱則一身之內始無舛錯而後可導机而世也

源在人主身上溽言周敬先云夫爲政而主修道以仁其功亦密矣顧仁之本体在已而仁之翊賛在人則仁君又有藉于義焉獨重仁字亦溽源委說振龍云且君臣人道之絶也天下未必皆賢君尤患無臣

天下未嘗無賢臣尤頼有君吾曰是而識義所為大
爲以君臣之論殊貪冠冕賀萬祚云嘗謂吾身與仁
俱來則修身者求之仁足矣顧性術頼于講明而啟
沃資于英哲則有借在人以益在已者而尊賢之義
與親親之仁而大矣字字切題無一泛語沈萃楨云
自昔以人為政文武秩哉其本之矣顧所謂人者將
以展奇猷則士需君亟也將以弼主德則君需士尤
亟爲起伏相生卓然玄論任邦政云人主刻意修身
則求仁亟矣顧有德賍于匪人而行衰於寡與則獨

修尤不如衆翼之得也仁以親〻為大而義且獨無
大子亦是反起雅有逆致来宗道云嘗謂天下尊卑
之勢位與道相制焉人主之位處其至尊而有時不
嫌乎自卑則道所借資誠不欲自有驕蹇之名欤仁
聖之実也以卑形尊自成一段議論
孟子至誠而不動一節解元陳萬言云且涉境者不
論通塞于境而第論虚寛于心顧執其心之虚寛還
而詬之通塞之交而君民親友之必以誠有不容不
深思者開口便生不落塵境二名張荒挨云吾観君

民上下之際有動机爲動非屬之我也無情之情其獨契者在感通之先動亦非屬之人也忘情之情其共喻者在形骸之外則惟至誠爲能動耳玄言獨造玉屑霏霏周敬先云天以一寔化萬物則物我同出之元唯此誠耳故從夫既分之後而反証夫未分之初則誠之動机有最不容爽者理甚深而出之若淺張昌辰云夫人對天下以形而聯天下以心心也者体無不寔業無不神故虛含靈應吾以觀无妄之真機爲虛含灵應直透真机祝以愆云且自有君民親

友以來無日不往來于真情中而通塞之机忽焉莫必其故則非世路之有平陂也人心中自起通塞耳語：真詮瑒中未易多見姚士慎云嘗謂人之與人分為萬心合為一誠故任術則愈巧而愈漓含誠則潛握而潛証机有必致理有必符者精髓淋漓有清風朗月之趣沈楚楨云夫人心中有不動之体而始有能動之用則誠是已乃世于誠之中既托為偽以嘗之誠之外又設為真以馭之此宜于君民親友間動而多格也不但戒偽亦當戒真毯然出塵令人傷

復追賞任邪倹云且夫誠也者以穆然無物爲眞体而以盎然通物爲眞机植体而感觸机而應要在能誠者耳先無物而後能通物直透本原來宗道云嘗謂世途通塞乃我心術淳漓之驗蓋通塞不在世塗而在寸心自非寔有所操置身于通達之境即彼亦鳥從與我合焉吾以此識動机矣通塞不在世途而

語奇絶

江西論語子曰可也合下節解元龥而安起云且天下之足以滯人趍請者豈必在世途之漸染但神情

所向微有所制而隱隱不能忘則隨所造境而成畫焉甚哉貧富之際難言之矣本房批云啟口便呈名理陳良訓云道者清虛恬淡甚不為俗情所溺學者守之而脫于溺則窺其味矣但俗情乘不足而入理境又乘足而礙尤不可不鋭然深造也俗情易曉理境難明賴鄂云且李問之際靡得而鏡之始焉患無所得以無所得而與道隔既焉患有所得以有得而與道持也精邃之思圓活之調黄納云且學莫先治心矣顧即境可以驗心而心忘斯能化境學未達化

即操嚴誠高其于心体猶未融也言〻切理劉伯洪云且凡天下身世之感足以累人學問得力之處反以域人者大抵識力少耳歸在識上殊得題肯吳貫德云且人多局于方之內而不達于方之外彼盖猶有迷心也夫至道之精聖人以之為極詣而通方之識學者以之為悟門有雅致有風裁諶文徵云且吾人從事于學何為也求完性体而已性体不染于外而涉境固粗性体渾全于內而着意亦迹性能由所已至而造所未至始稱盡性之學焉從性体立論想

頭與人不同湯洪先亦于起下作二比云且學者造境不可不純入理不可不粹此陶鎔不息之功聖賢相與淬礪于無窮者也彼天下之足以累人者唯是不齊之感遇故得一見真守定之士豈不足以法後情而指物染而天下之累足以自累者亦唯是一得之見解而執一堅持力制之念豈遽足以盡然[illegible]而達化境寫意朗然黃汝檄云嘗謂吾儒相造于道俗累難忘固當消融其有化机未達又當渾化其無此一徹盡徹之妙正學者自得之耳勝也得無以無論

無驕為己至哉消融其有渾化其無是見道語章正

岳云且學者不克私情則必為境所勝矣然未能自得其真情則雖勝境而猶不見道古人道孛自修正求頤息中無息以濬發此真耳精微不凡徐僖云且學也者外不着一物內不着一念故有所染着者是制于物者也學必不進有所執着者是以制物之心自制也學亦不進此聖門貞遇之學要在鍊境以歸心鍊心以入化耳造理入微遣詞亦細

中庸中立而不倚此起最難馳騁祝耀祖云且世者

人之所植也而人且不足以自植何哉蓋起于偏執已私以求伸卒之私易屈而黨遂孤始不得不倚勢以為援若君子之中立云乎哉稽調稍別便足會心黄納云且涉世之道非一而中為之衡卑者倚靡々而混俗則失之隨高者倚矯々而駭俗則失之亢而立中者鮮矣言々說理更饒骨力方應庚云且夫凡方隅所屬其强常偏而惟中則不落方隅故有褎然特立之槪者必其保合吾心未發之中也隅從本文南北說來而歸之未發之中最為有識黄應璧云古

人立身自有法度豈猥隨俗偏倚哉顧識不足以定志則獨見易搖養不足以貞操則群邪易撓中立難也中立而不倚難之難也其惟君子乎以識守養守立論剖盡道明道行二意

孟子是君臣父子一句觧元龍而安云兵凶器戰危事也而今世人所以爭之愈不止者亦惟是一利以相戕賊久矣夫生民之不見太平也感慨有餘思賴毀于起前另作一頭起後更𤄃二比云且戰國之世利令智昏而上下之間名寔不著久矣孟氏盖有感

焉而語說士曰朝廷之上莫大君臣而父子而兄弟倫理重焉夫地天猶有交泰之期豈朝廷家庭而無一德一心之好宇宙尚布嚴肅之令豈天合人合而廢尊卑大小之誼乃仁義本性而不懷之以相接者則利之故耳本房批云蔡擇最剴而英邁之氣時露筆端孝鄒峯云夫仁義之可為說也蓋為人國之君臣父子兄弟處至深遠也嘗觀不道之朝其所懷而不能諭者罔非相傾相危之術其所挾以謬相接者要皆胥戕胥賊之機然後知仁義之利賴無窮而不

與利較功也反振懐接二字肯趣躍然宋良翰云嘗謂仁義之性與此生俱来初未嘗有所為利也安心與真心兩不相㪣而客念與主念自不相當苐無若人之溺于利者何而仁義遂為不勝之數耳純雅脱俗劉銓云國于天地必有與立故仁義者立人之道而宰世之衡也此理何嘗一日泯于天下苐利令知昏稍溺之未有不揚彼之波而溺吾仁義者深入之未有不遂彼之獹而餂吾仁義者先于去利上㳫故下迎刃而解

福建論語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解元林欲楫云嘗謂臣無常心以上之意指為心故期以豪傑彼將豪傑自為也薄以庸衆彼又將庸衆自為也迎而與之無逆而距之此其中有机焉冠冕正大彬彬乎有先輩之風奈士芳云夫民惟上所淑耳善淑民者不必其皆淑但有所鼓焉以分途于先又有所牖焉以合轍于後所謂導淑之權不使而勸者也雅練可誦徐景濂云且國家有顯挈摩励之權示民以瑕瑜不容溷之品有黑含陶鑄之術動民以鼓舞不容已之天此

人主之真澂勸一天地之大生成也要不過就本然好善之民心還而勸民于善耳卓犖雄偉春鍾震云君子之移風也豈必易民哉所程而衡者品也所震而勵者机也可為鼓而不可為迫者衆心也能為陶而不能為督者真意也察乎此而得民之所以勸矣隊伍飄飄志在千里歐陽雲云長人者而欲一道同風也其流品不可不分而又不可太分不分之則良楛同曹民以無所觀而善心息太分之則我激無術民又以有所棄而善心亦息謙論流動楊瑩鍾云長

民者誰不漸于激揚一世哉然而向背之途聽下之
自分而風勵之權唯上之自運所為渫相鼓而迭相
摩者自有机爲非可槩必之督責間也不俟鑽研自
然與雅林道椎云子欲民之勸乎夫勸起于民之自
為矜奮而風勵之權惟上操之今登崇未顯纖或踈
于豪傑而矜全未廣錮仍重于凡庸善者惧而不肖
者阻欲使之勸無由矣得此二比便覺條暢胡士芳
云夫勸民者何必苛求之民也勸之机隱在形勢不
及於之天勸之用神有真意所默動之趣亦視上所

戲謂何耳正大之詞最利科目倪焚三起下亦作二比云夫善者民之性也化導無權則真性迷鼓舞有机則真性竟〻則賢愚僉渡其性而所激勸神矣此非上之所能使也蓋其敏道迪德之念發于獨知而華衮有所不及慕践行易轍之思迫于内訟而斧鉞有所不能感發勸字之意最切李賓亦作二比云且天下之材品唯上人之所鑄耳夫使人盡善也人盡無不能也其亦何籍于勸者獨其品格異而上之操柄殊焉試令高賢或屈于下乘則風励何関又令頑

薄或苦于終擅則更新何路步驟春容叢下有方鍾
顧雋云且一世之人材統閱君子之造就而君子又
非必日煩其令也有所以潛用其机權而曰以鎔鑄
其品格要以誘之於善者固自微耳整暇從容不煩
雕琢鄧應中云且君子鼓舞天下之心亦至勤矣有
所以明試于與之中者法之所為與天下共也有所
以嘿寓于與之外者情之所為與天下通也賢否兢
勸道所從來矣雅正之語
中庸郊社之礼四句解元林欲楫云且聖人竭仁孝

以創與禮其于享帝享親尤所重何者誠謂其功德
崇而昭格難諶也又謂其灵爽親而精神易接也既
欲其難又說其易乃見縱横蔡邦藩云嘗聞稱至孝
者曰通神明夫究感通之原神人本自為一而度懸
格之机幽明猶或有二融而一之而礼制行焉雅正
無疵徐景濂云且大聖人滿腔仁孝之欵懸懃𩐜存
特假之礼以伸之迺其中原含所以刱礼立隆之意
有凝于圭壁祝鬯之先則礼文可見礼意其不可見
也此後代考禮當淂不可見之精而會之矣專蔑所

以字黄鳴喬云且王者承乾御籙將以荅穹壤之玄
貺酬先世之鴻庥故一時創徽獻昭美報托之制以
垂不朽并傳之意以識不忘若武周祀禮是已歸在
意上乃見制礼之精鄒潘云且帝天下者業已紹天
闡繹光昭先人之令德夫寧藉彤中裸獻侈改玉自
顓膚爲式不知聖哲規創將令巳之心與天心覲心
合爲一心則惟是吉蠲令典是寄耳句新調古陳伯
英云且國家之所以祀者二曰敬天曰法祖爲敬天
而隆盛典故有侯伯所不敢望而不疑于僭爲法祖

而修曠儀故有奕世所未嘗舉而不嫌于專宏肆之
語潘應龍云且明聖御宇有不朽之心思斯有不磨
之規制故時有所當舉即前所未起而我為先分有
所當盡即昔所未因而我為創非過也總之必有所
以而已亦業所以字俊爽不凡楊鳴鍾云且國家肇
舉鴻猷而業揮鉅典豈一尋常之任哉非萃萬國之
精靈必無以撫大物而成曠儀非擅閒世之仁聖必
無以運規恢而神制作若武周是已詞達氣昌林雲
翔云嘗謂物本天人本祖而帝王則合天地祖宗以

成其身者也夫合天地祖宗以成其身則非以宗子而昭對越之忱以曾孫而秉告虔亦孰與垂仁孝之極思而通不匱之意緒乎武周得之矣寫意甚精非漫作者林一奇云且詳、鉅典乎契幽明格神人豈具文也哉王者理為之徽而礼為之顯故其制之以昭大祀則典乃舉焉若武周之事上帝祀先是已古色通人

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解元林欲楫云且天下盡人耳人與人相處而中若有動者心也心與心相觸

而中若有聯者真也夫真心豈難識哉識反其初而
探之只天下盡人一句便道盡眼前光景楊瑩鍾云
混元以降所為不與世變俱盡者獨此脈脈一真耳
人惟有所搆焉而自蝕其真反有所托焉而自疑其
異則未嘗概夫人而觀之也詞意俱工自然悅目楊
彤鍾云且天地生生之心得人而寄焉故即一人之
心便可見天地之心而人多外滑也即之以心而不
悟人又多內翳也即以心所自有而亦不悟現瑋多
奇鄒孟都云人之所托長存者惟此真心一脈人惟

自昧其真于是有以殘刻寡恩泂其生机而慈祥愷悌蕩然無餘者矣盍反其心之真而觀之乎詞從反起意則最真

湖廣論語文質彬彬解元郭士望云嘗謂聖哲之權衡司乎人心而已人心質極必文乘于時而就于中正者第善用以維之原未始專尚之以歧其趨而何世乃有偏勝者也則寧有與文質哉意真理覈二名

吳弘功云且今天下文靡極矣其君子競華恥言大雅其小人厭朴爭事鉛華故文非真文質非本質此

野史之敝非酌中之矩也用反意埶道盡時與三名羅調陽云天地有渾噩即有文章故緣本然之質生自然之文而者若受之數此其符焉豈其彼此觕勝至而與也者而若為野若為史則文質為相反之物矣澹言雅意燭理獨精四名陳醒典亦於起下作二比云天地間此文質耳有互根之妙不容偏注者也有均劑之衡不容參錯者也是故其凋敝而苦於不足也不得為增補之說恐以勝角勝未免有衡決之形也其浸淫而流于有餘也亦不得為裁減之端恐

曰勝絀勝未免有獨任之勢也局大思精英英可即鄭之良云文靡極矣而矯文之過又以質勝之不知自古無無華之朴亦無無朴之華則文質兩者盖非偏輕重之權也故獨任則傷兼成則粹庶幾挽野史而進彬彬乎文勝非矯之以質亦非其論甚徹魏國賓亦于起下作二比云文質之用與世道終始而往往以獨持之意成其競華之念又以浮靡之過滋其偏勝之弊此去野即史文質之不相為用而反以相戾也我想天地有元精而後宣洩之為文章則均調

之意原自存于宇宙人心有真意而後敷賁之為文明則調劑之宜亦自訣于性術秀雅雍容風韻獨勝徐養量亦先發二比云天下有以雕之英華而無不附之本寔既雕矣不宜受之以畫惟其附也自當送之于初文質兩者交勝則交獘顧極爛熳者極素泊于此而定文之衡生于質者乃真文也于此而原質之始載乎文者乃本質也末骨稜稜一提便醒曹元龍云世運之由淳而漓也人心之由朴而雕也唯是文質不得其平耳故太古之世寔生華而質有自賁

之美晚季之日華滿寔而文有不及之波此吾所以
覩野史而不能無彬〻之慕也閱之平〻咀之味有
中庸今夫天二節吳弘功云嘗謂贊天者曰行健論
聖者曰不息蓋合聖與天而並盛也茲則無獨運之
化亦無兩岐之理夫人亦知大之所以盛乎天雖用
廣於覆載而功業不露其机緘天雖化極於生成而
主宰猶超于氣數思致精融王奇云嘗謂誠一而已
無參襍者其本体無斷續者其真机天得之以立萬
物聖得之以立天地心覩聖人者于天地吾試以

造物推之雖用成語却甚切題
孟子大匠誨人一節解元郭士望云且自大圓陳上
大方陳下即天地已若示我以不可易之形而道所
自來矣聖人者藏其神而假之形以諭之拙學釋形
而索神而竟以茫然豈以規矩可脫去乎哉本房批
云神机矯捷超然獨解鄭之良云且敎李之相成固
不拘拘于法哉而亦有不能僭越者則得意在迹之
外會意猶在迹之中故法不可廢也豈獨射我思精
詞雅闡發得趣王奇云業專門者攻道為上攻術為

下顧正學不借法于曲工而即曲工亦可以見法董者吾姑以規矩喻筆古而詞健徐養量云嘗謂道雖精而有可循也以有法在也法雖粗而不可不循也以即道所在也乃索道于玄者欲棄規絕矩以為便祇覔陟之無階矣筆机健朗賀逢聖云道不可以法求也而法未始非道也泥于其法則神明之用窒而離于其法則持循之方失要以法待神融而必不容以意移微獨理功然也匠亦有之才情俱稱

河南論語上好禮六句解元侯應琛云大人之所大

者唯能盡與心于天下兼能使天下盡其心于祇顧心亦未易盡也心顯有所抗則驕憤之漸成心隱有所匿則悖戾之習滋遲固當審所尚以為天下表者而以稼圃好甚非体矣點綴明朗渌廷翰云嘗謂君子提衡一世豈其區區與細民爭業彼其執大道為感化而從真心為灌注固有操術約而運量宏者尚所謂礼義信非耶本房批云一起直捷冠冕字字珠璣錯落頼爾顯云且君子執大象以臨天下惟是所好為競競故出以合于衆而神外契也入以慊于獨

而衆内向也經綸天下者道固不出此矣清和之作
張善繼云大人提衡萬民必有要樞故觸以性天民
始識取其本来而洽以精神民始深入其心志鍊句
渾成絶無痕迹胡徽云且吾儒以明新合一為功夫
不期于獨行而期于經世獨行者守藝可以終身經
世者端軌乃能率物此學術亦治術也而遑何不講
于大乎識高設微文氣沛然
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解元侯應琛云且論道于生人
之初真宰固統夫无形論道于屬人之後無為寔須

夫有竟是人所托以立者道而還托人以行者亦道
則道又有所待而權爲人用本房批云神理俱溢二
名蘇継歐云自古爲人不外于爲道盡人即所以盡
道〻也者能生人而反借於人〻也者生于道而還
以証道甚哉人爲要也字〻切題神氣亦暢三名趙
尭俊云語道者曰道不遠人夫使其徒不遠人而人
卒無與於道則聖凡賢不肖豈不均是道而何以
道之大者獨歸之聖人也歸在聖人上是題本旨王
會篇云道與人合併而来亦附麗而運者也故有人

即有道無滲漏不貫之處有道方為人非空虛徒抱之質陳壁起下亦作二比云嘗謂鴻濛未判而斯道流露之机緘有洩之不自人也形氣既分而斯道環轉之寔趣有操之不在道也夫道既洋〻優〻矣其孰使彌滿布濩之妙而不滯其形生耶其孰使隨在各足之真而不閡其動盪耶得此一起氣韻便覺流動邉之清云道之大〻以人亦行以人也其磅礴于天地者活潑于吾心其振盪于今古者斡旋于吾秉苟言道不言人而道幾滯矣不淺不浮有聲有色貫

繼春云且道者太始之精而乃人心之脉故淂其道則人之真聚而淂其人則道之真呈理各具而責有帰也雅馴有則門克新云嘗謂天下有〻待之待有無待之待有待之待其離合以迹而合不勝離無待之待其會合以神有合而無離故繇道與人識行机焉只以一待字播弄而新穎明亮自成議論

孟子君子平其政解元侯應琛云秉國鈞者固不能外于人情亦何可盡狥夫人情故本乎人情者政治之所以運而帰于無情者政体之所以立僑也蓋好

行其惠而失之者也胡不觀之君子氣雄才朗蕩思翩翩趙彥渡云嘗謂為治者不欲為近名蓋有近名之心則必喜功而為一時難繼之業抑計其此有所滿彼有所歉乎究且滿不足以償歉何政之為以雄詞說理言言中竅邉之精亦作二比云秉政者孰不以仁濟一世為歸哉顧尋衆欲而一一求所為仁不若公一心而人人自為所仁夫惠與政均之一愛人之心也惠有及有不及而忍處分政則拯萬心以取足于截然之矩無偏觭也惠有至有不至而恩怨又

分政則絜寸衷以待酌于不齊之衆無虧欠也提掇
明朗勢如破竹矣傳兆商云概自王道不問間有留
心為治者多鶩之人情之外以表異不知政雖可以
炫末俗不可以合王道去君子遠矣君子則何如哉
詞不繁而題甚切姚若時云且國所與立將在政矣
顧所謂政者非必人劑人量而後人斟其惠亦非必
彼嗇此豐而後戒擅其德盖自有當持之体存焉其
惟君子乎朗切之詞易醒人目蘇起雄云為政者與
其令人感不如令人忘何也感則澤有塞藪忘則恩

無偏陂是在握衡以運者令其無弊政体而已開口二句說盡題肯胡徵云執樞而理者有與咏之真心有畫一之大法任心者或以廢法而飾法者還以全心卻此可以得治術矣順題主論風度藹如

山東論語仁以為己任解元王文教云夫人抱仁而來具之而為心体運之而為力量以自力渡自体非決執于已不可也乃士所任何以云重哉意味恬雅自足擅場王佐才云且天下百為俱非真而唯属諸己者為最真凡任猶可諉而惟任乎己者不可諉故

一識真已而士之任可槪見矣語剴情真注三益云且心体至真而心机至决唯以心傑心其体乃内完亦以自心証自心其机無外誘士何任而稱重哉開門見山足怡人目王所須云嘗謂人心之精神與人心之命脉其相待而後滿者乎故夫任非外託也有所載以顯注而有所拇以内証蓋机惟已操之而豫何悠悠者衆也語亦雅馴那其任云且仁勃發于心源而就此心源之勃發處即有宇宙同体之分量故托宇宙于吾心而仁之量滿即已之量亦滿此仁体

也說宇宙同体便含重字張夢鯨云士之所欲完者獨有一已耳已之中有載之而運而不容借資之理有觸之而動而不容遏佚之神捃其神以完所載則士之當仁者是已就題說理絕不支蔓

中庸施諸已而止能也解元王文敎云吾以道不遠人者不遠于人之心也蓋吾不能離人以為已則不能離已以為道要在于倫常間求之耳以道不遠人為不遠于心于題甚切王所頌云且道者率性而已得人心之同然即得率性之本然也柰何睽一心于

爲心者百相施而百不受百相求而百不合違道其愈遠乎亦是反起蔑意甚明邪其任云大道無情近道者平情平之云者從施之偏倚處化而為渾同又從求之過刻處融而為反已道廼稱不違耳筆端瀟洒描寫如畫邪周違云道奚事遠求耶人惟此心為不可拂之真亦惟此真心為不易竟之業丘嘗以之自證矣會文切理語不必多杜三策云道不易能也而人每挾一自能之心于是責已也常虛而繩人也常寔微獨有愧于道人已施受之間亦甚拂矣打併

而意融歸一轍黃明泰云人已一心也施受一机也以心照心則能不能之分量一反觀而已灼以机符机則能不能之責求稍偏失而即豁此惟忠恕之君子稱爲爽豁倏暢如飲霜梨味溢唇舌

孟子如智者亦行三句觧元王文敎云自性學不明而求智者類求之乎事〻本自然而以有意行之此机心愈熾而智愈障也吾觀禹之行所無事其智神矣大雅之詞不費推鑿王佐才云且夫人具有此秉彛而爲性即具有此灵瑩而爲智故智者只務盡性

而智之分量以滿不于性之上加毫末也見理之言不煩華飾史高僩云性体原自靈睿覔照不離本真故智不必遠騖于性之上也近緣自性以發露天明故智曰覔性也從性說起仍歸性上本是題旨譚性敎去今天下之任事而事愈多也不自事起也行事者之失也然多事不若省事減事不如減心亂之治永其明徹也減事不如減心等語皆係名言那其任云且人多不自見其心而常以天下役其心此揣摩之妄形結而虛灵之変化滞矣人不自見其心確然

之論山西以下不能具述

游藝塾續文規卷之十二終